

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I 267-967

版社

9302082



9302082

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I267
967



河 南
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刘 麟编

责任编辑 李亚娜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9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6册

ISBN 7-5347-1036-7/I·33

定 价 精 装 25.00元

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冰心





叶圣陶与周颖南

廬山霧景難描影機畫筆都無
濟晴巒疊翠條縈一縷綳裾輕
曳頓失前峰旋迷旁徑混茫而
已又披封卻障忽呈半面分明
見青螺髻樓外叢杉挺竚似
迷巖與人游戲近株已隱遠株
猶顯霎時更替變復多端無
分遠近影形俱顯但排窗霧入
沾衣潤席夠清涼意

第四十四字
誤作平

嶽南先生革命作書因書十七年前所作
水龍吟為款至希

兩正 一九七八年四月葉駐陶

故交又復一人逝
瀟灑風神永憶渠
漫畫初探招共酌
新篇細校得先娛
深杯剪燭沙坪壩
野店投詩遵義廬
十載所希歸悵恨
再謀一面願終虛

老友子愷之逝余嘗作一律追懷
之近者上海舉行其骨友安放
儀式文匯報爰刊市余詩
頴南先生與子愷有深交於報端
見之屬寓一牋留念勉應
雅命即希

附正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葉駐陶



啟關狂喜難記何年別相看舊時容態執
手無言說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須
愁絕免豪在握賡續前書猶心熱 四思時
越半紀一語弥深切卅日文字因緣注定今生歡
更憶錢塘午夜共賞湖頭雪景雲投轄當
時兒女今亦盈顛見華髮

數十年不見丁玲今年五月廿六日下午忽然見訪

喜極作六么令記之

穎南先生於海外見此詞屬書一通寄歸即示

兩正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葉聖陶



高煥多佳日

山水含清暉

頴南先生雅
一八八九年
初年

谨以此书纪念

叶圣陶先生逝世三周年

周颖南

叶圣陶小传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1911年中学毕业,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31年起转任开明书店编辑。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历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

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1922年参与创办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物《诗》。1927至1929年接编《小说月报》。他创作了不少小说、散文、诗词、童话以及论文等,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以及短篇小说集《隔膜》和《火灾》等,都是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周颖南小传

周颖南(1929～)：新加坡企业家、作家。原籍福建仙游。1951 年前往印度尼西亚，1970 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著有散文集《迎春夜话》(1977)、《颖南选集》(1983)等。

珍贵的，也是希见的

——序《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萧 乾

这是海内外文学交谊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纪录，是叶圣老与新加坡周颖南先生1978年至1984年间的通信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印的若干种书信集中，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部。它使我们看到叶老的光和热，不仅散发在国内，也远及东南亚。叶老的书信集估计要编上好几本。这里，像在其他场所一样，我们也看到叶老一贯待人诚挚热情、谦和笃实的风范。当周颖南先生征询编印新马文选的意见时，叶老的回答是：“尽力介绍，不求居功，推己及人，共戒相轻。”（1984年1月29日函）这十六个字也真实地总结了叶老编《小说月报》及《中学生》等刊物时的原则和精神。

叶老平生总是有信必答——从来函及复信的日期看，还很少稽延，而且总是毛笔楷书，一丝不苟。语气间，处处可以看到叶老待人亲切，襟度豁如。多少人住过医院，开过刀，又有几人在病愈出院后，写诗向祛除疾病的医生由衷表示感谢呢？1984年，叶老与公子叶至善兄先后经北京医院吴蔚然大夫开刀治愈。5月，叶老就请俞平老代他书写一首诗赠给吴蔚然院长。开头写的是：“实至名归动市朝，群推手术蔚然高。同霑德泽回春力，父子蒙君三奏刀。”

从书信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叶老的高风亮节。1981年，周颖南等新加坡友人为了表示对老人生活的殷切关切，特汇来一笔钱，

供他滋补。叶老先是谢绝，最后只好勉强收下，原款悉数转捐给民主促进会作为文教基金了。

解放后，叶老备受党和国家的器重，身膺要职。但他恬澹平易，从不冷落故人。这方面，我个人体会最深。50年代初期，他为了研究北京话，常同我去前门外听相声，对我的工作不断给予支持。在这些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当时处境不如他的老友，关怀得多么殷切。他关心上海的施蛰存先生，念念不忘旧时的友谊。1978年丁玲同志还未获改正时，他惋惜道：“倘青年时期不涉及文字生涯，至今必为别一形态之老太太，可断言也。”（1978年7月15日）

周颖南先生虽然事务纷忙——他是东南亚华人实业界中之钜子，出于敬慕之情，他给叶老的信写得很勤。他去欧洲一趟，竟“赐寄明信片凡五，返抵星洲后，明信片一，手书一”，足见其书信之频繁。从后期的信中，可以看到叶老有些应接不暇。“赐书三通，备悉种种，至为欣慕。敝体恢复迟缓，目力亦不佳。惮于写字，遂延迟作答，不胜歉疚。”（1984年9月9日）或言“我视力益差，故乒乓球不复如前数年之往返无间断矣”。幽默间，表现了叶老处境的矛盾：一向有信必复，怎奈目力体力不逮了！

1983年我初访独立后的新加坡，与周颖南先生相识于文华大酒店。那天他带来珍藏的好几厚册书信：叶老之外，还有刘海粟、丰子恺、俞平伯几位先辈的。一封封信札都按年月顺序用玻璃纸厚厚包起。在他脸上我看到崇敬、虔诚，也看到海外赤子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从他给叶老的信中，我得悉远在新加坡与我国互设商务代表处之前，他就已在狮岛上举办“唐诗之旅”晚会了。元旦时，他从遥远的岛上打电话给叶老拜年。施蛰存先生的《词学》问世的消息，还是他从海外传给叶老的。他又曾在故纸堆中四处寻觅老舍先生在新加坡的遗墨。无论是古的还是今的，无论是诗词还是书画篆刻，

只要是中华文化，他都珍爱，都视为至宝。

在八宝山举行的叶老遗体告别仪式上，周颖南先生哭成了泪人。他是一听到噩耗，立即搭机飞来奔丧的；并一大早就赶到叶家，参加了家庭的小型哀悼会。多么深挚可贵的友情啊。

这是不在政治和名位上掂斤播两、不带任何功利主义色彩的友谊，也是一份今日不多见的友谊。但愿这部集子为我们这个日趋流线型的社会带来点古风。

1989年1月4日

序

叶至善

读了刘麟同志编的这本通信集，再读萧乾先生写的序，又引出了我不少眼泪。颖南先生和我父亲这十年交往，我历历在目。颖南先生每回来北京，总由我陪着父亲接待；颖南先生的来信，大多是我先看了再念给父亲听的。有一回，颖南先生回新加坡，随身带的私人字画被海关扣留了，父亲代他着急，我也跟着着急。颖南先生几次汇钱来，让我父亲买些滋补品，父亲觉得却之不恭，又受之有愧，不知怎么办好。我说就让我来答谢颖南先生吧，因而这本集子里夹进了我写的两封信。

父亲没养成收藏的习惯，不管谁来的信，答覆之后就撕毁了，覆信也从不留底。幸亏颖南先生是位有心人，不但把我父亲的信全部保存得好好的，连自己写的也全部复印了下来。现在经刘麟同志按年月日编排整理，来龙去脉就非常清楚。颖南先生酷爱中华文化的心情在处可见。凡是有益于新中两国文化交流的事，颖南先生都尽力去做。萧乾先生在序文中，特别赞扬了颖南先生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想，这正是我父亲要说而没有说的话，这本通信集就是明证。

通信到1984年为止，在以后的三年里，父亲的眼睛实在不管用了。颖南先生非常体谅我父亲，就停止了书信往来，只在每年春节

一清早，打电话来问候祝贺。去年春节，2月17日，颖南先生照例又来电话，我告诉他，父亲在前一天早晨与世长逝了。颖南先生立刻赶到北京来，跟我父亲的遗体告别，把他保存的照片和书信复印了送给我们，还参加对我父亲的思念会。今年的春节又快到了，颖南先生一定会想起我父亲，感到无限惆怅的。

1989年2月1日晨